箋註陶淵明集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嘗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

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輙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劫而歸耕于潯陽其所

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黄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淵明猶有尚感於瓦臣之説也可知矣故落于三卷之首以袪來者之惑云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

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
返班生廬班賦求幽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
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藪
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淵明望雲
慙高鳥四句似此胷襟豈爲外物累

所賦柒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

本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

喜見友于(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歇後語訖)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塗凱

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枻以制切楫也)高莽眇無

界夏木獨森踈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也）崩浪聒天響（聒喧語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直敘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一作塗口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

巳爲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

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旣有人春

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哢

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

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

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

非予之註最亦不能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閉必結切關也）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潔或作結）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爲平津侯）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

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素此十字雪之輕虛素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六載去還歸（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

非覆歷周故居賭老罕後遺步步尋往跡
有感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幾番日相推遷
恐大化盡氣力不及義擬置且莫念一觴
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
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
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

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
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户
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
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

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
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
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
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
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
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

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
耕非所歎平声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
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
耕為恥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

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檝越平湖汎隨清
瑩廻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
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蓧翁聊
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旣
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
自齊梁後旣拘以四聲又限以音
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

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盡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十二首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旣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黄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

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

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

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

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

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

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
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
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
年輩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
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

詩言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

其髙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
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
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
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
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畎畝不忘君
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漢敘傳三季之後謝云三代之末也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咄丁骨切叱也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於汲切 掇都奪切）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遠于願切）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
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
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
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真
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
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
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

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必

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

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

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閒何事紲

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

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汩古沒切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衞羌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

故作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

飢至于死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人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

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頼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斷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太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楊倫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

已何爲後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
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
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
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
者頹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湏之

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

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

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

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

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

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

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

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

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灌木叢班班有 木出）

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

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

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

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

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

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雖無揮金事文選張協詠史詩云揮金樂當年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

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子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

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僕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附律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清顏止宿

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何趍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

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
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
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
風久已分素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
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豫章宋武始封重華恭帝揖遜畢流

淚抱中數傾耳聽同是神州獻嘉粟西靈

爲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癸其身黃山谷云羊勝當是芊勝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山陽歸下國魏降漢獻帝爲山陽公卒弒之成名猶不勤下生善斯牧安

樂不爲君平王從韓子蒼本舊作生去舊京峽中納

遺蕙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峩峩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

殤非等倫

黄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
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
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
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
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
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

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
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
而廢帝為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
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
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
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
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餞
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

良不可拈摘今於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以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
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
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
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
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
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
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
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
知決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

史九章曰昔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溢言哉

責子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九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俟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黄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

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
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
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舊穀既没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
值年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
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
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
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
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也惄飢當暑厭寒衣
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
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
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
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情尤
為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
足食也

蜡日蜡
蜡腊祭名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
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
之也
風雪送餘蓮照妨時巳和梅梢映門植一
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有多未能
明多少章山有許嗽
四時此類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
然類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

嶺秀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複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特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要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問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去去瓚壯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

北邙（音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

亭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

有定見而不爲欲者所眩似謂白

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

曙酣且歌（曙東方明）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

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

挺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

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
以罷遠遊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
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
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
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
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
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
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
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
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

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趣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

及是秋七月二十六日命劉遺民
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
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
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
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
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
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
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
靈運晚節踈放不撿果不克令終

中書侍郎范寗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寗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命爲方外交而不預茲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誑拔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啟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欲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

郎靖節反魔而謝之或與樵蘇田
父班荊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趣
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
及寺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
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鐘
鳴後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
却廻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
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
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輙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别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賛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中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靖節早年鬢白）素標揷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

不能得乃戲明請改作此長尖詰法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遥遥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

裳遊東崖沉陰擬薦應射其氣激我懷歲月
有常御我來臨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
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
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
飛拂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
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遥遥春
夜長

其十二

娟娟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

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

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酒註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原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

期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按

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僵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

胡獨然寔由乎所同亦為安其業所樂非

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

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黄子廉（黄蓋傳云南陽太守黄子廉之後也）彈冠佐名

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

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

此前脩

詠二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
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澤云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
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
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愁餘榮何
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
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

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忽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爲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揚
公殁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國
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
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
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
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因難
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

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
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
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
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
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
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
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乱
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

足稱似與柳子之論合符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

嗚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
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
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蕭
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
時顧飛蓋入秦庭淩厲越萬里逶迤過千
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
魯句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著

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

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

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上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

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

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

傳周穆天子傳者大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

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

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要

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

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北穆天子
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瑶池之上為
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
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
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
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

熊其氣魂魂爰有淫流其清洛洛

平圃即玄圃滛流上音遥○穆傳

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峚音密山陽黄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

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黄

山海經云峚山上多丹木黄華而

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

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

瑜之玉爲良濁澤而有光君子服

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

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

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遥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
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
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
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
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

樹其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雜來

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裁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簽長不死復不老萬

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貟丘足我糧方與
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
人黑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
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
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

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眞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

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窫窳上音軋下音俞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

孽長枯囿已劘鵕鸏豈足恃

山海經云鍾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䲹不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䲹化為大鶚鼓亦化為鵕鳥見即其邑大旱○窫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後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鵃鵰當作鵰鵃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弘懷土

甞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

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鴸音株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鳩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没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作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寛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
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寛攷次
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二篇蓋
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
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
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
杖之歌易簀之言嗟哉斯人沒

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
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
知挽辭乃將逝之冬作是以梁昭
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
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
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
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

請謂送闔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

從可知矣

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

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

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

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

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

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愔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 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